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三十九

宋 真德秀 撰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啟

伏以月評甚下媿南州名士之稱露奏忽騰辱西清近
臣之薦竊以大賢之題品宜為當世之觀瞻凡其汲引
人物之間要必深為風俗之慮呂正獻方嚴有守則歐

陽子首薦其賢范太史靜退自將故司馬公力揚其善
予以抑囂浮之習庶幾得真實之材比年以來斯道交
喪舉孝廉而奪貴戚之命羌請謁之交馳見相君而掃
舍人之門曾犇趨之莫耻其或稍嚴於出處退然不急
於知聞非以疎狂傲世而招尤則以詭激近名而獲訾
人材圯陋士氣摧頽伊欲挽回流弊之源莫若深獎廉
隅之操使之持身重於圭璧則其衛國隱若金湯諒非
我公誰識此意伏念某自知甚審所挾太迂早歲科名

似未忘於祿仕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願嘗安窮達
之天其敢作清華之夢閉門讀書史方加涵養之功低
顏奉君侯肯事嘖嘖之態縱舉世不知而何損惟鉅賢
見遇以為榮猥霑一字之褒奚翅千金之重茲蓋恭遇
某官孤忠自許直道不回栢臺彈奏之公若判白黑荷
橐論思之益如炳丹青屬紆丈二組以為州適奉尺一
書而薦士不緣造請首及羈單孔丞相恐人之知於今
復見魏獻子唯善所在願我何堪某敢不敬佩殊知誓

堅素尚雖舉賢本於報國初非種桃李之私然盡節所以酬恩尚益勵松筠之操

除國正謝丞相啓

伏以燈火十年未窮古學絲綸一札遽列儒官恩大人微秩清責重竊以膠庠之地風化所關藝祖肇基聿興文治高皇載造重煥舊規皆當干戈鞍馬之餘不廢禮樂詩書之教豈育材造士姑崇藩飾之空文蓋扶世導民中有維持之深意是以百司錯峙庶務全興獨惟學

校之官不責簿書之事講磨道誼若亡歲月可見之功
植立綱常寔為風俗無窮之計故凡列屬尤重掄材揆
厥成規率東縉紳之清望取其卓行問招巖穴之逸民
苟非其人曷稱茲選如某者自知甚審所挾太迂雖蚤
從先生長者之游亦猶識徃行前言之畧而檢身律已
未能亡媿於宮庭琢句雕章徒以自愁於肝腎所患脩名
之不立初何榮望之敢萌矧方馳羽檄之書顧焉用毛
錐之子但期退屏侶江海之魚鰕敢意超升儀園林之

鴻鵠忽拜西垣之詔俾橫東序之經况夫官以正名職
非他比豈第循故事預司翰墨之萌要日與諸生共由
仁義之路俯慚不穎預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懋建遠
圖博收羣策謂學俎豆不學軍旅雖平生無應務之才
然用藥石兼用膏粱蓋治道有相資之具故於經武整
戎之際不忘崇化厲賢之規肆及微蹤亦塵清列某敢
不恪勤所職益勵厥修敷古訓於春誦夏弦之餘願殫
樸學作人材於月書季攷之外冀答殊私芘芘自陳愧

倦因究

除校書謝丞相啟

上翰林主人之對繆貢芻言陪瀛洲學士之班遽塵華
選拜恩寵甚拊已瞿然竊以聖朝重英俊之儲冊府萃
圖書之富匪獨養其資望蓋將充乃見聞使旁搜博覽
優游文史之清庶潛省嘿觀磨礪器質之美顧作人之
有道殆與天而同功故泚我既盛於一時而豐芑尚遺
於數世大者光明魁壘足以翼邦家小焉靖重端良可

以善風俗深嗟流弊浸異前規育材之意眊以具文庀職其間指為借逕至有身居儒館心別鶩於高華名在書林手弗親於讎校鄙習相仍而弗悟清涂訟是以反輕力回此風政賴今日不有魁竒之彥孰堪采擇之公如某者冥頑不靈孤苦自奮蚤服師資之訓粗知問學之方連歲科名似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偶點班行坐糜廩稍瞽宗殷學亡補斯文博士秦官何裨末議雖本為貧而漫仕未嘗枉道以求伸胡然誤

恩陟是清貫念昔脫身於場屋益思銳意於簡編然家
無鄴侯插架之藏徒日發董子下帷之憤今將徜徉東
觀凌歷西崑閱河圖寶訓人間希有之珍窺金匱石室
歷代不傳之秘刊訂譌謬咀含英華庶幾因文字以觀
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為富貴之張本昔揚雄之
居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韋述之在集賢亦四十
年而后卒業故能發揮大典焜耀方來此前修之所已
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成微志有賴洪私茲益恭遇某

官直道不回孤忠自許觝排羣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
引衆髦常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兼收且令身
遠於嚙塵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矣銘藏謂何某敢
不淬磨新功尋繹舊業丹鉛事點勘可不殫是正之勞
金石無緇磷尚克守初終之節過此以往不知所云

賀諫議啓

恭審帝眷上坡詔升左省侍講華光殿禪聖學之緝熙
拜疏延英門罄忠規之剴切班聯益峻風采一新竊以

國有直臣淮南之謀自寢朝無姦黨河北之盜易平蓋
邊虞雖警不足憂而骨鯁之人為可懼載仰仁皇之世
方興西夏之師謀議前陳孰匪急禦戎之務聰明遠覽
獨首增論事之官由其紀綱立而百度修所以根本彊
而四夷服維今盛舉與昔匹休恭惟某官道出羲皇學
根洙泗筆補造化豈東京才子之可倫策陳天人為西
都大廷之首冠朱絃比直玉鑑侔清冊府繫年不改安
恬之操諫垣暮歲獨高謇諤之風志存家國而不近名

誠竭朝廷而亡遺慮屬方多事尤賴告猷拾禁闥之遺
已無慚於長孺補衮職之闕顧誰越於仲山眷倚不移
觀瞻增重方將紆長策以康國步矢良謬而沃帝心扶
公道之脉於將微建太平之基於弗墜歛然衆望屬在
我公要當遺萬世之安豈特徹四郊之警某方疲遠役
側聽除音有諍臣七人端為明時而喜呼太平萬歲倚
新盛事之觀忭蹈之私敷陳不足

回鄭狀元啓

恭審臚傳玉陛名冠璇魁自慶元屢策大廷孰若今日
四門之闢雖長樂昔多首選未聞同時三俊之登鯁論
獲伸鵷行相慶恭惟狀元簽判大著正學傳心本洙泗
之舊妙齡發聞有楊晏之風適九重側席以思賢乃千
里彈冠而應詔歷陳偉論深究大原謂治亂安危之勢
不常要致察於已回之始而便嬖昵近之私易惑當預
防於未兆之先惓惓殫憂國之思鑿鑿盡適時之用昌
言天下之事無諱有司親結人主之知裒為舉首夫既

擅儒林之榮觀政須踵前輩之高風昔呂文穆之事熙陵若王沂公之相仁廟科名定業既獨步於一時功業光明復可傳於萬世伊誰儷美允屬當仁身到黃扉自是榮涂之素定名標青史要觀盛烈於無窮某學本空疎識非超卓羣多士而試以藝選掄雖預於司存取一人焉拔其尤裁擇端由於上意猥先枉駕辱貺長牋第深蘄望之情莫既敷陳之素

回孫狀元啓

伏以璧水蜚英夙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倫魁新六館
之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某官清標絕俗勁氣橫秋
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居窮約常懷憂天下之
心飭躬允蹈於規繩抗志弗渝於金石比承清問獨罄
丹衷深陳主德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非之正雖明白
峭直不為媚俗之言而溫厚深醞自得告君之體衆共
稱其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夫豈惟儒者之至榮要必慕
古人之盛節昔仁皇帝旁搜於多士若韓魏公擢在於

一人顧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而勲名之有爛獨到于
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俾前脩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
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宁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
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枉駕之臨申賁長牋之貺念
友直友諒既素辱於心期不以頌以規其敢忘於古誼

回黃狀元啓

右科擢秀才已敵於萬人北闕傳臚名更聯於三傑維
今獨步繫昔眇聞恭惟狀元察推大著負抱瓌竒見聞

殫洽曩談玉帳擅胷中百萬之甲兵今對丹墀富筆下
三千之禮樂歷數方今之急務有如素宦於清朝迺若
大正朝綱廣開言路蓋衆人之未及尤上聖之急聞峻
擢昂科式符輿望矧鴈序同登於千佛而鰲頭並出於
九仙夫既為儒者之至榮要必蹈古人之大節昔趙康
靖之盛德藹然一代之宗若陳忠肅之高風凜乎百世
之下俱繇此選稱到于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俾前修
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宁留

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枉駕之臨申責長賤之貺第深榮感莫報珍投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某恭審丕敷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古爭臣之烈今陞華奎閣亟聯真學士之班帝思孤節之無朋人羨精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人材邪正之不同君子志在憂時豈憚盡言而觸禍小人心乎趨利第思阿意以徼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

可料導諛者未必獲福咎徒塞於兩儀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流於百世若昔可攷于今益明方孽臣盜據於朝權欲私室久顛於國柄罔知勝筭運籌策於幄中輕出躁謀動干戈於邦內顧衆口同然而和附豈本心若是之顛冥祇緣富貴之念深皇卹生靈之禍慘惟公遠慮為上極陳雖懷魏徵之忠戒征遼水竟坐汲生之直絀守淮陽越既漏師浸成誤國恢謀馬邑莫逃首事之誅蘇殛羽山旋正朋姦之典凡曩出矢言之爭皆今蒙

徽數之加睠一佞而一忠果孰得而孰失載睹恩綸之
布咸訢公道之亨恭惟某官秉姿松筠為世著蔡立朝
二紀幾盡閱於嶮夷報國一心曾弗移於燥濕衆方駒
促公獨鳳鳴惟知盡獻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
迨此忠謀之既驗凜乎節槩之愈光恩命狎臨輿情知
勸某竦瞻殊渥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不慚於
古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于今

除隆興謝丞相啓

治郡無功遽躡分於帥閭進班有命仍峻直於殿廬以
儒紳被遇之榮繇公衮見知之素伏念某曩緣薄技獲
玷周行職在禁嚴思事君之無隱官非諫爭乃論事以
不休意雖本於納忠迹或鄰於出位明良在上獨知衛
綰之亡宅寵數相仍絕異賈生之不遇入則侍楓宸而
參內命出則揚蕩節而守專城積有僥逾漫亡稱塞茲
由平海改鎮洪都其地則三江五湖襟帶之區其位則
方伯連率鈇鉞之寄在昔所重于今尤難吉水崆峒有

未馴之獷俗富池溘浦有當阨之要衝茲皆必至之憂
宜謹將然之備而人情狃於僥幸軍政弛於因循尺籍
伍符之師或供它役百壘千屯之長類處凡材雖倖存
督府之名未始脩元戎之職盍疇耆哲稍畀事權訓卒
治兵若曹王臯之在唐室繕城脩備若李相綱之在中
興豈惟固一道之扞防抑亦壯兩淮之聲援退循駑怯
曷稱使令恭惟某官論道廟堂折衝枕席威伸萬里外
夷既憚於有人慮及四方內地亦嚴於置帥孰云妙簡

猥及迂儒某敢不志慕古人心存王室鳴鸞佩玉敢窮

歌舞之娛運甓投檣益勵恭勤之節

侍從臺諫云以一書生際遇之榮皆

衆君子扶持之力恭惟某官蔚以名流儀于法從又當代宗工斯文元氣立朝盡節曾靡憚於貴權為國愛人

每務揜其疵疾致茲妙柬猶及迂儒

賀福建楊帥啓

伏審敷求雅望開鎮全閩躋延閣之華荷美名而增重
作大邦之翰諭至意而趣行先聲赫然而孚顯若恭惟
某官超俗而運以獨志古而飾以今積水成淵而蛟龍

生代著徵暮之烈景星應時而鳳凰出世高歆向之為
蚤迪簡於象賢寢騫翔於鴛序晉參戎監出守輔藩哦
水晶宮之詩氣欲春於茗雪諷鬱孤臺之句聲半落於
崆峒侈中秘以通班付上游而作屏嶺海初聞於拔薤
省曹旋趣於握蘭方將收湖海汗漫之遊觀朝廷宏達
之彥屬茲閩寄久矣印剞依山阻海之間民生寔甚度
田規賦之入儲峙幾何矧當補罅直漏之餘政藉息黥
補剗之手豈特稱闕西之美第傳後世之清又將登公

權之朝以率天下之儉某脩門言別短景如馳受屢新
托於履封承乏偶依於珂里雖巧燕鴻之相避幸風馬
牛之匪遙儻行李之往來尚迭為於北道必維桑之共
敬故敢問於西曹傾向惟勤刻裁曷既

賀湖北游漕啓

伏審渙綸將漕疊組分符皂蓋乘邊久間宸旒之瞻皇
華攬轡肆兼麾節之榮眷倚彌隆訓詞增寵恭惟某官
識優致遠才茂剴煩傳西洛之正宗學問遙承於先哲

嗣南軒之鴻派見聞後接於難兄粵題峴首之屏游剖
邊頭之竹風生畫戟天屹長城陳樽俎以折衝搃氊裘
而褫魄馳金城而上方畧勛多戎索之恢坡銀臺而連
奏書績茂藩方之剡亟膺異渥趣駕輶車士知宿飽之
有期人謂勝形之增重處客而賦鸚鵡未妨領畧於江
山入對而隨孔鸞看即褰翔於軒陛某睽違丰度荏苒
歲年繆膺外閫之雄實接上游之勢羽毛自出願希及
晉之餘脣齒相依更切全虞之望其為傾企曷既編摩

回湖南陳運使啓

叨恩分閫將依蕩節之華締好合符仍踵棠陰之愛方
消辰而祇命亟拜手以蜚牋恭惟某官鍾呂參蘇球琳
比粹洽聞殫見窮探千古之傳傑筆環辭壘中兩科之
選顧力推其所學而自見於有行銅墨三年課登乎最
弦歌千室民誦于今不為有力者所移但欲此心之無
愧登學館高華之地人知惟雅望是培當國家閒暇之
時公獨以豫防為意每賜清閒之對輒陳正大之言竟

辭郎宿之高去作使星之照曉行湘水四牡駢駢雲霽
衡山六條井井以清規而肅吏以善教而懷民漢使所
部十三州咸蒙惠澤湖南之地二千里如在春風屬帥
閩之方虛煩使華之兼領閱時甫爾報政藹然玉帳輜
車雖並隆於委寄赤墀文石其所貴者精忠會膺當宁
之咨即有楊綸之召某自知甚審已適何禪方願適山
林之安詎復堪方面之寄若為稱職賴有依仁公爾忘
私敢自覲刺史故人之念新惟求舊當一遵令尹忠告

之規祈仰方深敷陳罔既

回建安洪守啓

恭審升直奎儲易臨藩服維重華聖人之潛却莫重此
邦得淳熙台輔之聞孫來幸吾土教條未布民氣已蘇
恭惟某官英英人品之竒奕奕家聲之美自忠宣之忠
行乎蠻貊負超前代之張蘇而文惠之文瑞於朝廷復
見先朝之坡穎惟其生長見聞之素是以踐敷聲實之
都化盜賊而為良民偉哉章貢之績有文武而知大體

見於番禺之時雖暫離蠅棘之讒旋復畀菟符之寵蓋
已試之功難掩至公之論不磨頌聲既洽於宣城褒詔
進臨於建水顧地望繁雄之雖舊而民生彫瘵之居多
符檄星馳昔幾甚春陵之歎袴襦春燠今幸聞蜀郡之
謠願推一念惻隱之仁散作千里和平之福芝峰峻峙
與治績以俱高槐位深嚴踐世官而非遠某雖叨分閭
尚冀望塵聞仁政而為滕國之氓豈非所願率子弟以
服陽公之化其自于今依鄉良深敷陳罔既

回朱撫屬啓

伏以分閩外之事權居慚錫命訪湖南之賓客茲幸得
賢惟人材莫盛於衡湘而學術實宗於伊洛緬言先正
嘗鎮是邦凡厥士民均被詩書之澤至今田里猶餘禮
樂之風顧後學之無庸豈前規之能繼竭來上幕幸有
聞孫發考亭雲谷之微言願安承教訪嶽麓湘西之遺
跡更共興懷

回知縣正啓

伏以陽浮葭琯祛九地之餘陰春滿花城藹萬家之和
氣若時賢哲宜擁祺祥恭惟某官以慈惠之心行寬平
之政尺雪薦嘉平之瑞十載所無重輪熙元日之晴三
登可卜皆循良之所召信褒表之有期某幸與耄倪共
淘德澤愆郵未滌屬方杜泄柳之門衰病復加不獲造
武城之室第深祈頌罔究敷陳

謝宋宰館客見訪

伏以獨步膠庠夙仰東嘉之雋逸有來琴劍適為南浦

之遨遊顧方儕農野之畸人其敢謁令君之重客迺厯
謙牧游枉異函以清文麗藻之瑰竒猥加獎飾雖修竹
疎花之片落亦誤品題正虞臯垢之汙人顧荷英豪之
知我姑憑尺素敬布寸忱

謝宋宰為壽

暮三百六旬之日已屬杪秋知四十九年之非又逢初
度方勛勞之是感豈耆艾之敢期恭惟某官以武城單
父之政聲兼少陵謫仙之筆力睠茲朽質賁以名章為

詩其知道乎仰鋪陳之甚偉學易無大過矣豈淺陋之
能當銘激徒深誦言罔既

賀知縣正旦

伏以攸漢庭之正朔肇紀新元播偃室之弦歌一陶和
氣惟時茂宰宜介壽祺恭惟某官慈祥出於冑襟惠愛
流於政術桁楊不用曾無犴圜之淹花柳相望各安田
里之樂屬履泰交之吉亟膺晉接之榮貌是羈孤正茲
循省震風夏屋式賴帡幪之安春酒公堂莫伸頌禱之

慶

回生日賀啓

日逾采菊之三實維初度詩詠蓼莪之什慨矣永懷况
方掩於柴荆乃俯勤於車騎錫之盛禮君子之酒且多
貺以高文幼婦之詞絕妙顧惟衰陋難稱寵嘉年五十
而知非况又逾伯玉之歲壽萬千而無害願迴頌魯侯
之賢

通史提舉啓

伏審瑞節起家輜軒入境周原六轡與春風蘇氣以偕
來閩部百城若景星慶雲之爭睹先聲一播歡頌相聞
恭惟某官豫章文梓之才彞樽龍勺之器見聞所接皆
故家衮繡之親傳道義相期有窮巷布韋之莫及四紀
奉常之第三州刺史之符華途咸擬於立登雅操獨安
於平進青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
四時之樂雖豹隱每期於深處然龍身寧可以久藏果
膺北闕之制書來董南邦之使事方將治氛別壺激濁

揚清威聲山嶽之搖風采雲煙之爍冀州父老雖共後
於檐帷溫氏弟昆行迭司於鈞軸某辱知最久聞命載
欣所慚狂瞽之蹤自抵譴訶之域顧山林深屏豈無仰
庇於萬間儻田里均安是亦蒙恩之一物

通宋宰啓

河陽之花滿縣將播仁風玉川之屋數間行依德宇載
念論交之始可稽候訊之恭恭惟某官器識疏通丰神
凝粹淵源有自廣平之風烈未衰文獻相承元祐之家

聲故在早登歸第茂鬯芳猷寶鎮瑒圭無瑕可指黃鍾
大呂隨叩輒鳴更迂館殿之才來尹山川之縣百里而
恢牛刃未展宏謦一武而上烏臺定循近轍某猥慚迂
繆方幸退藏徒與老農共負未為氓之喜媿無宿學辱
過門問字之勤傾鄉良深敷揚罔既

答蔡宰啓

班見大庭寵分壯邑得地百里雖聖賢亦願為之眠古
諸侯蓋子男抑不過此厥任重矣非賢可乎恭惟某官

詩禮得諸家庭父子自為師友關河既遠永嘉最號真
傳乾淳以來文懿見稱巨擘以所講串形為設施不修
簿正之卑必求其當不難蜀道之遠亦勇于行乃今父
母之邦得吾慈惠之長晉陽保障之政諒所究心武城
絃歌之聲遂將盈耳敢曰嘗僚之故而懷私庇之心桃
李紛敷但洽四封之化芝蘭憔悴亦陶一畝之春

答馬縣丞啓

誦濮川之諫書宿欽先烈題藍田之壁記茲遇後賢賁

然來思喜可知也恭惟某官材資敏裕履行和平溯洙泗六經之傳諒深家學歷岷峨萬里之險洞知物情乃以借箸植畫之英來從對竹哦詩之逸遂令南浦之父老獲識東平之典刑掃地焚香雖方且於隱逸過門問字或稍奉於從容

通王憲啓

恭審祇奉新綸重臨舊部昔顓庾政既嘗推先備之堯仁今摠刑章又以廣好生之舜德願奉使之名官雖異

而為民之司命實同時維勝流迭任隆寄恭惟提刑司
簿正學源於諸老英辭妙於一時粵自布韋已深當世
之慮甫登班列即求外補之行蓋志非為已而將以及
人故仕弗以利而勇於行義昨從古括來按全閩汰斥
貪殘噓濡彫槁褰裳徑去父老惜其弗留持節復來溪
山為之改觀然生殺懸於掌握而戚休係其笑顰何敬
非刑式重呂侯之命得情勿喜願師曾子之言暫為一
道之福星歸作八荒之霖雨某戇愚何取咎譴自貽方

為泄柳之閉門適會孺文之按部雖丘園深屏豈無仰
芘於萬間儻田里均安是亦蒙私之一物

賀邑宰冬啓

氣浮緹管可窺天地之心事靜琴堂庸埃陰陽之定恭
惟某官允矣粹清之器藹然寬厚之風和氣所薰歌豐
年於周頌政條可紀課上考於唐銓順履復亨疇膺晉
接顧惟朽質密藉洪休屬方扁泄柳之門弗果望王喬
之履

回南劍州黃知府

伏以仰鏞城之節如見古人分劔水之符喜聞新命恭
惟知府監簿文章孝友本自家傳明允篤誠根於生稟
繇佐邑而至於宰邑皆仁民而非以厲民故雖蛇豕之
悍驕知以鸞鳳為美瑞孤壘亢方張之虜猶中丞擊賊
之時單騎蹈不測之危若汾陽見虜之日衆方昭愕公
獨從容孝悌之捷甲兵昔聞其語忠信之行蠻貊今見
其人繇半刺而專城示九重之隆委倚官褒壘入侍凝

旒得一紙之書深佩相先之誼命千里之駕終醅願見
之懷

通浦城陳宰

伏以七閩之衝舊為樂土千室之邑今得賢侯戾止有
期歡焉胥慶恭惟某官清姿玉峙令德蘭薰詩禮淵源
自得鯉庭之傳授文章衣鉢尚餘鳳閣之風流比游試
於材猷已浸隆於譽處惟時南浦實處上游民寡少豐
况屬年饑之後俗浮易動矧更鄰警之餘正賴撫摩俾

臻綏靖會即騰於善最當亟上於清華某久困里居近
叨祠稟以先翰林門墻之舊夙荷殊知於新令尹政事
之閒或陪餘論預深欣忭未易究陳

賀程內翰年啓

某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來布東
皇之德澤和聲交播第祉自臻恭惟某官以道德人為
文章牧政先愛養霈然膏雨之蘇枯令肅貪殘迅若震
霆之起蟄即宣化承流之施設見調元宰物之規撫願

協泰交亟歸鼎輔坐使蒸菌之槁亦蒙吹律之春某適以扁門莫繇賀厦飲屠酥而醉已同農畝之人稱兕觥而躋莫上公堂之壽

復官謝丞相啓

伏以七年去國未泮丹筆之汗一氣轉鈞盡復青氈之舊噓敷有自銘刻何窮伏念某猥以迂愚蚤緣際遇演綸載筆曾微潤色之長予節分麾茂著循良之效頃繇次對往牧長沙當嗣聖之作興先羣賢而收召入奉燕

門之對曲借天顏願殫鯁諤之忠少裨時政徒效草茅
之言事媿非俊傑之識時不知裁之亦已踈矣罪如韓
愈盡貶潮陽之八千仁若夷吾僅奪駢邑之三百歸尋
荒徑甘老故山身雖困於蒺藜心常傾於葵藿俄墜濕
鴉之字下臨羅雀之庭謂東朝講稱壽之儀方深霈澤
念北壠有投閒之跡亦與原情既還奎閣之班更賦珍
臺之秩顧茲冒寵疇實主盟茲蓋

闕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

伏以投閒居里既幸為氓起廢作州又叨受察以三十載朋游之舊奉四千石條教之新有志可行為民而喜恭惟某官洪毅開濟磊落光明求之昔賢則孔明公瑾之匹揆諸近世則希文稚圭其人蓋文足以經邦而武足以戡難智畧縱橫可當事變忠義感激能得士心以坤爻六二之直方兼大有上九之信順故翦羣盜於披猖之日易若草菅而安遺民於震擾之餘措之衽席途載廣平之頌家立狄公之祠顧九重方切於思賢豈一

道可私於歛惠子房決勝千里行攄帷幄之籌召虎式
辟四方即賡江漢之雅某久茲專壑復此承流故武重
尋還踏磨驢之迹舊封不改恍疑遼鶴之歸昔慚已試
之無庸今獲重臨而有覲孺文之在冀部敢自託於故
人次公之守潁川當勉師於循吏勤拳之悃敷叙奚殫
通福建方提舉啓

伏以奉祠居里獲依周隰之光懷綬起家更受漢條之
察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系傳嚴瀨之芳氣稟

淮山之勁擣辭甚蔚有元英處士之風流持論不阿有
孝肅名臣之節操頃者擢司於麟邱人皆擬上於烏臺
庶幾嗣前哲之直聲且將為公道之元氣屬閩部方懼
於倣擾而天朝深軫於顧優越由廣信之麾就付全閩
之節威聲搖嶽見登車攬轡之初汙吏望風至投印解
綬而去比聆餘論竊仰壯猶三邊經畧之事宜燭照龜
卜一世人材之題品鏡別衡平行聽綸音即當枋任

回李漳州啓

名聯鴈塔矧同父母之邦恩錫菟符更鄰兄弟之國所
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松勁玉剛淵渟山峙源流
甚遠夙分仙李之根辭采獨高煥發儒林之藻匪但著
文章之錄更兼長政事之科繇漢奉常二周太府倘少
留於鵷序已經上於雞翹惟幼學壯行之心本於及物
故難進易退之節卓爾過人若時漳濱夙稱道院民醇
事簡本幾太古之風時異世殊浸改承平之觀分九重
之憂顧息千里之呻吟側聞下車以來頓收奠枕之效

儒者美俗固所宜然刺史為公行且見矣

回泉州教授啓

伏以泉山缺守猥及陳人潁水有師夙稱名士所遭幸
矣何嘉如之某曩自乘輅來叨分竹僅守孔門節愛之
訓曾微漢吏收養之材二千石之分憂昔已慚於理效
十六年而申命今復被於恩光當民生憔悴之餘與郡
計殫殘之後刃恢恢而餘地猶費支吾技斷斷以亡他
若何經理倘非賴僚友多聞之益未易副聖明使過之

求伏惟某官直諒之資通明之識必有講畫以助設施
社稷人民正欲觀於為學文章政事勿自限於殊途

謝黃南劔樂語啓

伏以申命泉山再續十六年之舊經行劔水適逢二千
石之賢平時素切星鳳之瞻一見遽諧膠漆之好羅羞
水館極既醉既飽之歡諭意伶工陳善頌善禱之語顧
惟不敏豈所克堪

通福建王帥啓

恭審錫之旄鉞寄以藩垣天子惠顧全閩肆輟西清近
臣之貴元戎肇開幕府聿新南郊遠服之瞻麾幟精明
鼓角歡亮恭惟某官清明莊栗博大魁閣接河汾夫子
之傳未殊源派考會稽先賢之傳可嗣風流蚤以材大
夫而為真御史晁生有志欲復井田之遺孟子陳言首
明經界之略恩被璽書之一札澤流寶婺之萬年孔門
惟有再求可使治賦唐世獨稱行儉名曰知人亦既兼
擅其能謂當亟付以政三山非他鎮比繫國重輕九重

俾我公行問民疴癢觀臨遣光華之特盛蓋尋常牧守之所無淑旂綏章式重韓侯之錫精金古器庸賁竒章之賢倚頌一日之寬條立召八州之和氣赤子潢池之盜方幸晏寧黃頭輯擢之師久稽整飭狐兔雖空於狡穴鯨鯢時掉於驚波要當無事之時豫戒不虞之備澄清一道皆由枕席上之安張皇六師更賴帷幄中之畫某頽然暮景來此舊邦屬政竒猛虎之餘有澤竭無魚之歎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自媿未能實告于府情信于

州方將有待仰帥牙之倣建與兒齒以均歡公其肯效
越人安視秦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溪
望良深名言不足

賀鄭丞相

御紫宸朝登黃閣老人主師宜為宰相用尊傳道之功
政事本實在中書允賴佐王之學四門肅穆八表靖夷
蓋聞國之將興皆好臣其受教時則有伊尹成湯所以
格皇天吾不如子房高祖所以成帝業惟今爰立眡昔

匹休恭惟某官河嶽英姿泗沂正派蚤事初九潛藏之
始已兆半千遇合之期六鼇負圓嶠之山屹驚濤而不
動五龍夾虞淵之日升層漢以大明偉運量宇宙之材
參謀謦廊廟之寄密勿盡言而幾弗露從容應變而道
不窮當雷霆已蟄之餘有入地重開之象坐黼宸而親
聽斷如古哲王用金甌而覆姓名維予舊學夜刻博山
之印朝宣文德之麻信宿未逾規撫立變進賢去佞幾
如慶厯之頌詩別蠹濯汙快哉元祐之條貫和氣回而

天為飛雪貪風息而人樂飲冰問閭知蘇醒之期朝野
起升平之望致君於堯舜之上鄭公固所優為行政若
管晏之卑孟子豈其或比盡抒碩畫不蔚巖瞻某濫竊
州符久陶化治方登崇於百揆首超擢於十連但訢公
道之伸敢矜私己之遇雖莫陪東閣竒士少裨康濟之
謀當敬率南方諸侯恪奉作新之詔拳拳甚篤縷縷奚
殫

除福帥謝丞相

公道天開適登庸於上相全閩地大俾承乏於元戎責
重負山懼深臨谷伏念某衡茅孤學泓穎小材兩朝三
紀之遭逢久塵華近一節四麾之敷歷洊試劇煩秋毫
未報於上恩霜鬢已催於暮景重臨作屏甫幸及期郡
計殫於囊括席卷之餘若為支柱民力困於澤竭林焚
之後曲費拊循項蒙祠牒之歲頌粗給宗藩之月稟遂
力蠲於苛歛期少裕於罷氓雖生意之浸還曾初心之
未究敢謂浮雲蔽日之久忽聞迅雷奮地之鳴羣枉杜

衆正開內既新於黜陟長官平太守好外亦妙於選掄
迺於斯時有此殊渥青衫幕府猶憶舊遊白面書生安
知戎事顧屬郡創夷之未復考比年倣擾之所繇政苟
安和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為游釜之魚雖幸勝
之所傷多矣非疢疾已廖之可賀而根元尚憊之宜憂
身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職雖當勉力恐難
勝茲蓋恭遇某官以厚重鎮國家以公忠安社稷力裨
一聖英明之斷盡洗歷年貪濁之風元凱舉而去凶人

奚慚於古裴韋相而無債帥其始自今興懷遐遠之邦
欲均休息之澤而某以鄉閭為之牧當子弟視其人素
志苟行詎有禁闥淮陽之間遺風可仰願惟潁川渤海
之師皦然丹表如此白日

回楊知軍啓

伏以博采風謠喜有循良之守詢求名閥知為忠義之
門悠然長懷肅若興敬慨念炎運中微之際歛有裔夷
南牧之師奉賊稱臣者有之殺身成仁者寡矣緬懷風

烈疇若忠襄正女不嫁二夫若王蠋全齊之節狂賊當
磔萬段有段公擊泚之心視身同一羽之輕使國增九
鼎之重曩備秣陵之使嘗謁睢陽之祠百世聞風莫不
興起九原可作吾誰與歸恭惟某官學本傳家政先澤
物祥雲甘雨藹然氣象之可親烈日秋霜凜若聲猷之
未遠有是心故有是政非此祖安得此孫辱顧郵亭獲
觀世錄太尉逸事發揮何待於柳州甄逢得書期望但
同於韓子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索米仙臺甘老漁樵之社汎蓮制幙迺依袞繡之鄉漸
收閒散之蹤可卜生成之意伏念某才疏且戇命薄而
窮半生甘蠖屈之微一第際龍飛之盛念聖門之仕期
於行義而君子之學貴在及人始尉桐川不憚捐身以
驅猛獸迨官巖邑罔辭斂怨以抑姦民然而患生於計
慮之疎禍產於語言之易故賦籍之定雖以惠窮氓而
有力者則尤其非便郡政之裨志於報公上而當事者

則嫉其多言退循顛踣之由來孰非惓寘之自取不戮
幸矣求免得乎仰賴清明之朝務崇寬大之論雖朱繡
皂蓋靡容假守之行而丹丘赤城屢續真祠之奉方媿
安於寓里遽致命於公朝石處士望著一時起從節度
杜少陵詩高千古老作參謀顧某何人乃稱茲選茲蓋
恭遇某官一德以輔聖明本心而運造化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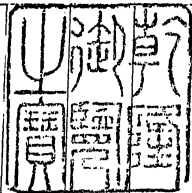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上印歸田已就休官之列賞功試邑遽陞元士之班不

自意於退閒尚徽榮於採錄恩惟天造感極涕零某忝
紹熙太學之諸生溷慶元奉常之一第自徒勞於州縣
顧何有於智能妄學絃歌丁時凋瘵以官民之交病將
革弊端若穀祿之不平孰為仁政新版籍於片紙不存
之後復經界於歷年久廢之餘精神方耗於一身怨謗
已騰於衆口逮小綴觚稜之蹟而洊分江海之麾除目
雖頻駭機俱發青油談笑暫容覓句於杜陵烏府紀綱
又俾掛冠於神武歸迹空谷細數流年朝拄笏以看山

暮脫巾而漉酒歎乃和漁翁之唱戾屢聽桑婦之歌得
與幸民共陶聖化俄墜隰鴉之字下流羅雀之庭謂二
九年前首效均賦度田之役於十一人後可無賜褒增
秩之恩遂令還轅之餘亦拜衍租之寵丘山施重淵谷
懼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之資佐大有為之治杜群枉
開衆正將馴致於太平恢長治建久安已坐銷於外侮
惟公則無所不取惟大則自能有容必能起斥逐以風
四方詎肯守拘攣而廢一士某官情已薄爵齒未盈把

鏡頻看敢仍有功名之志踞鞍自請幸庶幾躩鑠之翁
或可以使過而使愚亦粗能效忠而效死收桑榆於短
景儻容吹晚節之薜出芝菌於枯株重有賴大鈞之賜



西山文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張霽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四十

宋 真德秀 撰

文

泉州科舉諭士文

某治郡無堪已叨易地尚茲需代遂及見秋闈之盛舉
顧念此邦英才輩出為士者各知以禮自將向來旁郡
間有以場屋喧囂而坐殿罰者獨此邦素所未聞士習

之美於斯可見今某區區猶欲少伸諭告者蓋以平時自愛之心推之以及士友惟幸聽之無忽蓋聞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而士之所守莫先於禮是以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恭進退步趨必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之與志相為主賓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不動者也故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乃治心之格言修身之至要學者平時間有講不及此涵養之

功既無其素一旦就試遂以勇士赴敵場自比而不知
戰鬪所恃者勇力場屋所恃者心思戰雖尚氣猶有再
衰三竭之懼況於文章者精神之所發見者也和平其
心清明其氣猶恐心手未能相應況於喧譁噉噪奔走
頓撼之餘精神氣血交擾於內非終日不能以定而欲
下筆之際詞采煥然義理條達難矣尚憶某少時屢更
較藝頗知深自愛惜每每緩步徐行於衆人之後既坐
試席他人之曾喘膚汗者未能遽定而我已安坐凝神

運筆締思矣逸勞靜擾十倍不同故雖學力甚疎猶能連收科目其效往往由此今願七邑之士父兄友朋交相勸勉以靜重安徐為先以喧呼躁擾為戒則發之於文必將大有可觀者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皆以為法而士風之美尤足以冠絕一時豈不偉哉至於試院之所措置無非深為士友之地尚慮其間或不相察輒煽浮言亦願老成有識之士開曉鑄諭俾皆釋然無惑幸甚

勸學文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舂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為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啟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於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為春秋傳專以息邪說距詖行扶皇極正人心為本自熙寧後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峯二先生又以得於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

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于茲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實出於一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秘至是無復餘蘊此邦之士登門墻承警效者甚衆故人材輩出有非他郡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之書具存皆學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說晦庵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則於學者為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

去者也頗聞邇來士子急於場屋科舉之業往往視為迂緩置不復觀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羣言博綜世務猶高山巨海瑰材秘寶隨取隨足得其大者固可以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已治人之方至於文章之妙渾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蓋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之則於義理之精微既有所得發之於文亦必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直餘事爾若徒諷詠膚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既

陋器識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試之期尚遠羣居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務求有用之實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書俟其浹洽貫通然後博求周程以來諸所論著次第孰復而溫公之道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焉職教道者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句當課之日則於所習之書槩為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說而以己意推明之末句則仍以時文為課如此則本末兼舉

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先賢之正脈次足以為當世之
實用異時英髦接武追迹於前聞人豈不盛哉顧念迂
疎濫塵師帥之任新美士習蓋其責也輒不自揆敢述
其所聞惟同志相與勉之

譚州諭同官洛目

某猥以庸虛謬當闔寄朝夕怵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
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叶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
輒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蓋聞為政之本風化是先潭

之為俗素以淳古稱比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為過今欲因其本俗迪之於善已為文諭告俾興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狃於故習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族賙濟鄉閭為衆所推者請采訪其實以上于州當與

優加褒獎

其詳見於荀文

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

俗為主昔密學陳公襄為仙居宰教民以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行於
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將不忍以薄自
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
人之意不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
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已以

廉

凡名士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故此以

為四事 撫民以仁 毫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有一

非仁存心以公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 涖事以

勤是也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

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游宴則謂之風流

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 獄者民之大命 聽訟不審 訟有

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 淹延囚繫 一夫在囚舉室廢

如歲其可 慘酷用刑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已

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

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

不汎濫追呼

一夫被追舉室皇擬有特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

汎濫

招引告訐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懲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

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

重疊催稅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

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也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

銷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至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有仁心者

豈忍為此科罰取財

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行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

者皆民之深害

縱吏下鄉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兵

尤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

低價買物是也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

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數買視市值某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竝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為準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埃終日毋狃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當見告而商確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而又某之

所望於同僚者也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本同一
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於
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
聞政疵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
集衆思廣忠益為先某之視侯無能為役然虛心無我
樂於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當
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為有不合於理不便於俗者亦
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如其未然不厭反復則

湖湘九郡之民庶乎蒙賜而某也亦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尚其亮之幸甚

潭州諭俗文

太守叨蒙上恩擢守湘土深惟朝廷委寄之重非特責以有司常務而已布宣德化導迪人心實守臣之事顧此邦風俗初未詳知今以天性人倫之大者與夫遷善改過之方首為爾民告名之曰諭俗三事今具於後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悌為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悌

為先蓋人之為人異乎禽獸者以其有父子之恩長幼之義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繼之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言父母之恩與天同大為人子者雖竭其力未足以報也今乃有親在而別籍異財親老而供養多闕親疾而救療弗力親沒而安厝弗時不思此身從何而有罔極之報當如是乎至於兄弟天倫古人謂之手足言其本同一體也今乃有以唇舌細故而致爭錐刀小利而興訟長

不卹幼卑或陵尊同氣之親何忍為此潭湘舊俗
素稱淳厚如前數者未必有之太守此來欲以義
理訓民未免預陳勸戒已行下州城及十二縣自
今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者採訪得實具申
本州當與優加旌賞以為風俗之勸或其間有昧
於禮法之人為不孝不悌之行鄉里父老其以太
守之言曲加誨諭令其悛改昔後漢陳元為母所
訟亭長仇香親到其家教以人倫大義遂為孝子

北史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郡守蘇瓊告以難
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遂感悟息訟同居如初況
此邦之人本來易化以理開曉必無不從若上違
太守之訓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則是敗常亂俗之
民王法所加將有不容已者一陷刑戮終身不齒
雖悔何及爾民其思之毋忽

一古人於宗族之恩百世不絕蓋服屬雖遠本同祖
宗血脈相通豈容間隔至於鄰里鄉黨雖比宗族

為疎然其有無相資緩急相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情義所關亦為甚重今人於此二者往往視以為輕小有忿爭輒相陵犯詞愬一起便為敵讎有一於斯皆非美事昔江州鄭氏累世同居聚族至七百餘口前代常加旌表至今稱為義門近者吉州孫進士以惠施一鄉諸司列奏蒙恩特免文解士夫以為美談江湖之間境土相接豈有江西之人能為義舉而此獨不能今請逐處老成賢德之

士交相勸率崇宗族之愛厚鄰里之歡時節往來
恩義浹洽小小乖忤務相涵容不必輕啓訟端以
致結成怨隙若能和協親族調濟里閭為衆論所
推亦當特加褒異如其不體教訓妄起訟爭懲一
戒百所不容已爾民其勉之無忽

一官之與民誼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體恤為有司
者不當以非法擾民為百姓者亦不當非理擾官
太守平時以愛人利物為心不啻飢渴視事之始

切切講求已轉牒州縣官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除其十害何謂四事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泣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泛濫追呼招引告許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是也十者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務令田野安帖愁歎不生或民間有公共利病太守所未及知許明白具狀前來陳述但不許匿名實

封許人私過言而有理即當詳酌以次施行爾民

亦宜體太守此心更相勸戒非法之事勿妄作如

豪

強克橫吞謀貧弱姦狡詐偽欺騙良善教唆詞訟
託屬公事聚眾鬪毆開坊賭博居停盜賊屠宰耕

牛沽賣私酒興販禁物

如此之類皆係非法

無理之訟勿妄為

如事不干已輒

訟行告許撰裝詞類夾帶
虛實如此者皆是無理

或日前所為未免害義

若能幡然悔悟去惡從善如湯沃雪舊迹都消人

誰無過改之為貴周處三害終為名賢父老其以

此意為鄉閭子弟反復解說必若教之不悛則國

家有法官司有刑太守雖欲從寬不可得爾民其
幸聽之母忽

右諭俗三事開具在前太守之於爾民猶父兄之於子
弟為父兄者只欲子弟之無過為太守者亦只欲爾民
之無犯故於到任之初以誠心實意諄諄告諭其不識
文義者鄉曲善士當以俗說為衆開陳使之通曉庶幾
人人循理家家畏法田里無追呼之跡公庭無鞭扑之
聲民情熙然化為樂土豈不美哉故今榜示各宜知悉

勸立義廩文

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所以為
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惠民倉儲米數萬石歲歲出
糴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數萬石歲歲出貸其為慮
悉矣又念社倉貸穀止及末等有田之人而細民無田
者不得預也復請于常平司以今歲義米附納社倉為
賑糴之備然義米有限而貧民至多豈能均及於是又
以居鄉之日所為義廩規約以勸有力之家蓋欲公私

叶力共濟斯民使無饑荒流離之害夫人之貧富雖有不同推其由來均是天地之子先賢有言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我之與彼本同一氣我幸而富彼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餘而濟彼之不足自古及今能以惠卹為念者其子孫必賢其門戶必興蓋困窮之民人雖忽之天地之心則未嘗不憫之也我能惠卹困窮則是合天地之心合天地之心則必獲天地之佑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計

之無饑民則無盜賊無盜賊則鄉井安是富家之利也
況義廩云者非捐所有以與之特出所有以糶之而已
於富家初無損而於貧民實有益且每歲勸分出於官
司豈能無攘今舉行義廩使上中之戶自相推排隨力
出備官司不計產強敷之也自置糶場自收糶錢官司
不遣吏監臨之也價直高下視時稍損官司不抑令痛
減也況常歲艱食悉仰勸分今州郡既立社倉又糶義
米則與爾富民分任其責者為不少矣其可不體官司

美意相率而樂從哉今去秋成不遠已委諸縣官各行
勸諭期以十月終逐都結成規約申聞于縣縣以聞于
州其能率先為倡者當加褒賞或謂潭人未易告諭諸
縣勸糴自有成式何以義廩為哉為是說者是以薄待
吾民也十二邑之廣豈無好義樂善之君子且兩歲勸
分亦有欣然出粟為數頗多如長沙之賈熊袁簡湘陰
之鄧居中毛以大攸邑之武當世瀏陽之龍世永李天
覺羅延圭安化之劉孝錫陳洪範李曉張奉世湘鄉之

馮楷醴陵之曹應龍周霖丁大謙湘潭之羅邦臣楊仁
老向堯俞者州郡或借補官資或特立坊名或量與免
役以旌異之矣又安知無間風欣慕者必若諭之而不
從則勸糶舊例蓋有不得而廢者特不若人自為之則
義風興行羣情感悅其氣象為不同耳譬之役法然為
義役則有輯睦之風行差役則有爭競之訟義廩猶義
役也勸分猶差役也二者利害至為明白爾民其詳之

諭賊文為招司作

天地之間至貴者人人之有生當愛此身微罪薄刑尚不可犯何況甘心為叛為亂天之愛民如愛子然汝乃殺之豈不逆天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莫恃汝強敢與天鬪白頭之賊自古所無力能拔山終亦誅鋤只觀近年湖海羅李自謂豪雄莫能與比橫行數縣十萬其徒一朝被擒如戮大猪妻兒併命財產掃地不知區區成得何事汝曹看此賊豈可為何如及早悔罪來歸聖上至仁憐汝愚昧已降黃榜赦汝之罪但能改過盡洗舊愆

父母可保妻孥可全而況朝廷務守恩信官資賞格斷
不汝吝既免刑禍又得顯榮何苦執迷不自求生昔年
戚方官至大尉見今下整亦作遙刺江西都鈐友睦姓
胡連年進擢恩獎特殊若此數人初亦失脚一旦翻然
盡改前錯名稱義士身被異恩富貴光華福及子孫汝
欲效之其力甚易殺賊來降便是知義作賊為逆殺賊
為忠反掌之間禍福不同不能殺賊但只歸順恩賞亦
加豈不安穩白水之馮黃龍之丁纔能回心便得寵名

錦袍金環見者欣慕何以得之改過之故聖恩如天何
負汝曹汝若違之禍豈可逃汝曹本心亦識利害故今
諄諄汝訓汝誨王師既集天討將行莫恃汝力敢當雷
霆咨爾父老為我開諭逃汝死門入此生路故茲曉諭
各宜知悉

福州諭俗文

當司以安撫一道為職甲兵盜賊乃其專掌然必吏良
而後民安民安而後盜息盜息而後兵偃四者相關皆

當致察乃紹定六年十一月恭奉詔書略曰比年以來
民窮盜起皆激於姦貪之吏大哉王言可謂明見萬里
之外又自聖上親政之後登進賢俊屏斥儉佞懲治贓
吏禁止苞苴諸路監司太守皆以端方廉潔者為之每
一詔令之下無非為民當司奉行其敢不恪自到福州
一意講求賦輸太重者首議蠲減科須病民者以次革
除禁公人下鄉之擾除保司代納之害戒諭十二縣官
屬毋濫刑毋橫斂毋徇私毋贖貨毋通關節毋任胥吏

相與精白一心無負明詔丁寧之意今以申飭十二縣者行下諸州各察其屬務去前六者之弊使斯民各安於田里爾民幸遇清平之政宜知愛身寡過務本著業

毋喜鬪毋健訟聖經有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

言人一時忿怒不能忍耐生出事來喪身害命累及父母乃惑之人所為也

又曰訟

終凶

言健訟者終必凶也

又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此三者爾民

所當戒也聖經又言用天之道

春勤於耕夏勤於耘秋勤收斂之類是也

因

地之利

高田宜麥低田宜禾之類是也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謹身是不妄為節用

是不妄費

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一毛髮一皮膚皆是父母

遺體不敢毀傷何況輕犯刑憲自害其身也

此二者爾民所當勉也當職以

本路之人為本路之帥其視八州皆如鄉黨其待百姓

一如子弟官吏貪殘者當為爾懲之豪強侵暴者當為

爾戢之盜賊剽竊為汝之害當為剪除之爾既安其生

宜思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此榜到日所在者

老仁賢宜為開說使之通曉宜為勸勉使之興起自今

以往家家禮義人人忠孝變七閩之俗為鄒魯之鄉非

惟當職所望於爾民是亦朝廷所望於帥臣也其敬聽之毋忽

浦城諭保甲文

古者於鄉田同井之義甚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今之里社亦古之遺意然今人少知此義鄰里相視往往皆如路人近因官司舉行保甲某甚以為喜蓋不惟可備不虞之患亦欲因此與里社相親漸還古意以諸隅區處未定故未能行近者官司又再催促而

各隅之人返生疑惑者恐其別有差使故也某嘗聞令君與丞公之議矣大抵保甲之行止是隄防小竊與遺漏而已一家有盜不能自獲也鄰里畢至則其獲必矣一家有火不能自滅也鄰里畢至則其滅必矣若夫扞禦外盜近則有尉寨之兵與招募之兵遠則有朝廷之大兵不以責之保甲也一家一名持其大綱耳貧士之無僕者單丁之老弱者不强之使出也五日一點欲見其大數耳雖有拽隊巡警之說未必常行也此皆縣官

本意而外人未盡知故有疑論不知此法之行實以卹民而非擾民特疑之者過耳某卜居于此條已六年闔邑之人皆吾鄰里鄉黨也思一聚會而未能今因此遍會吾同邑之人而力有所不及將以此月中旬與同社百家修祀于本坊之社牲牢酒醴皆一力自備退而分胙則百家之人皆預不以士農工商為間庶合古人崇重鄉社之意其坐次則別有區處是日當為陳說鄰里鄉黨相親和睦之義及官司所以團結保甲本意庶幾

衆心曉然無復疑惑今先浼隅官總首遍行報告仍為此
此文揭之門首庶鄰里通知焉

再守泉州勸諭文

太守將至郡人歡迎自慚薄德莫副民望視事之始合
有教條不憚諄諄為爾開說凡為人子孝敬是先其次
友愛協和兄弟人非父母豈有此身父母生兒多少艱
辛妊娠將免九死一生乳哺三年飲母膏血攜持保抱
日望長成如惜金珠如護性命慈烏反哺猶知報恩人

而不孝烏雀不若兄弟之愛同氣連枝古來取喻名為手足人無兄弟如無四肢痛痒相關實同一體長當撫幼弟當敬兄或值急難尤須救助其次族屬雖有親疎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葉分披本同一根氣脈未遠豈宜相視便若路人其次鄉鄰情義亦重患難相扶疾病相救恩義往來亦不可闕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爾良民首當加勉家家孝友人人雍和息事省爭安分循理得已且已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仇敵更

相報復無有休期壞產破家多由於此語言喧競或不
能無鄰里之間急宜勸止莫令交手致有鬪傷彼中汝
拳汝受官棒本因小忿近結深讎何似始初便從忍耐
觸來莫競心下清涼市井經營雖圖利息亦須睹事莫
太虧瞞秤斗稱量各務公當大入小出天理不容溼米
水肉尤為人害放債收息量取為宜分數太多貧者受
苦舉債營運如約早還莫待到官然後償納飲酒無節
少不生災賭博不戒多至為盜游手浮浪久必困窮勤

謹服業終是得力太守今此為民復來有大不平當為
伸雪有大不便當為蠲除事若細微不必相撓於爾無
益於我徒勞違法犯刑最不可作舊來有過各許自新
教而不從刑斯無赦有過能改即是善良耆艾老成宜
推此意誨爾子弟及其鄉人有違此言眾宜誚責凡此
怛欲曉編民讀書為儒師慕聖哲自知義理不待鄙
言所望以身率先閭里一方一所有一仁賢以善教人
人必感動去薄從厚弭災召和其始自今永為樂國

泉州勸孝文

當職昨以三事諭民首及孝悌數月以來累据諸廂申到如黃章取肝以救母劉祥取肝以救父近又有承信信郎周宗强者其母安人陳氏得疾幾危宗強割股救療母遂平復雖非聖經所尚然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忽据百姓吳拾同妻阿林愬其子吳良聰不孝再三審問具言其詳當職忝為郡守不能以理義訓人致使民間有此悖逆日夕慙懼無地自容周承信除依條支

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用旗幟鼓樂
鞍馬繖扇送歸其家吳良聰罪該極刑姑與從輕杖脊
二十髡髮拘役一年仍就市引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
有司所深敬不孝其親者王法所必懲兼此邦之人本
來易化只緣官司不加訓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為
爾民略陳大義昔者聖人作孝經一書教人以事親之
道其紀孝行章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
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

然後能事親孝之始終無出於此所謂居則致其敬者
言子之事親常須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
也為人而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為子而慢父母必有
幽明之譴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
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若不能
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明甚幸無疑焉所謂
養則致其樂者言子之養親當有以順適其意使之喜
樂也大凡高年之心常歡悅則疾病必少中懷戚戚

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常著綵衣為兒童戲
正以此也今貧下之民固無美衣珍饈以奉其親但能
隨力所有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父母尚寒子
不獨煖父母有怒和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奉承則尊
者之心自然快樂閨門之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
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有母病三年
夜不解帶者親年既高不能無疾人子當躬自侍奉藥
必先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

剔肝剖股然後為孝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若貧乏至甚無力請醫許詣州自陳當為遣醫診視藥粥之資與從官給至於喪祭二事皆當以盡誠為主不暇一一開陳獨有兩說願因而勸戒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傷於禮貧者則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唯棺槨衣衾至為切要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為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

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惡人入苟明此理則諂奉僧尼廣修齋供其為無益灼然可知又聞鄉俗相承親賓送葬或至封宰羊豕酣醬杯觴當悲而樂尤為非禮至於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歲久視以為常曾不思古者背叛惡逆之人乃有焚骨揚灰之戮今親肉未寒為人子者何忍付之烈焰使為灰燼乎言之猶可痛心況復忍為其事自今而後富者則願其削世俗不正之禮省虛華無益之費審欲為親祈福豈若

捐金穀以濟饑貧有若施藥施棺無非美事儻能行此
福報自臻何必索之渺茫妄希因果貧者則願其勿以
火化為便苟稍可趨辦何惜辦尋丈之地以葬其親必
不獲已即仰陳乞於官地安厝但深掘坑坎築土實封
亦勝於焚屍之慘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天下萬善
孝為之本若能勤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敬之天
地鬼神亦將佑之如其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
治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此州素稱佛國好善者多今

請鄉黨鄰里之間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義者老成賢德之士當與解說使之通曉庶幾人人興起家家慕儆漸還淳古之俗顧不美歟

諭州縣官僚文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諭勉同僚曰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而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為潭人興利除患者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

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為州蠻舶萃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鉅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修自愛之士未有不為所汚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汙者士之醜行士而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為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循冰蘖之規各勵玉雪之操使士民是敬稱為廉

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簿尉言之簿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禍發一培克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盍亦反已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凜然為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

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者受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蝟民之財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以至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為心而以殘忍培克為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已私而拂公理亦不可翫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

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示以為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殉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昵畏英雄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為重以重為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

冤抑不平之歎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則為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于勤荒于嬉則為士者不
可以不勤況為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
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墮弛豈不上孤朝寄而下負
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放為高以勤強敏恪
為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
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故賓佐
有以蒲博廢事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

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游朝夕孳孳惟
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
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前此官
僚之間或於四者未能無媿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
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倘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
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以苟止也蒞事之初敢以誠告
幸垂察焉

福州勸農文

仲春望日太守出郊勸農延見父老而告之曰福之為

州土狹人稠

稠密也

歲雖大熟食且不足田或兩收號再

有秋其實甚薄不如一穫凡為農人豈可不勤勤且多

曠惰復何望勤於耕畚土熟如酥勤於耘耔草根盡死

勤修溝塍蓄水必盈勤於糞壤苗稼倍長勤而不慵是

為良農良農雖苦可養父母父母怡怡妻子熙熙勤之

為功到此方知為農而惰不免饑餓一時嬉游終歲之

憂我勸爾農惟勤一字若其害農則有四事一曰耽酒

二曰賭錢三曰喜爭四曰好閒四者有一妨時廢日四者都有即是游手游手之民必困以貧何如勤力家道豐殖更能為人孝順二親內敬尊長外和鄉鄰勤力之餘勤行善事天必佑之何福不至不善之人是為逆天天必罰之悔何及焉我生田間熟知田事深念爾農辛苦不易方圖多端恤汝使安凡今所言盡見肺肝咨汝父老為我開諭興民善心還俗淳古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泉州勸農文

仲春勸農耕郡國有常制越從近世來往往具文視前
驅擁旌旄後隊繁鼓吹官民情不孚感動何由致勸諭
雖有文古語雜奇字田夫莫能讀況乃識其意我來分
州符德薄徒自媿惟存愛物心端可質上帝奇媿必蠲
除彊梗必鋤治常愛堯舜仁一夫或不被今當東作初
豈曰修故事父老爾來前聽我傾腑肺嗟哉瀕海邦半
是墾墉地三時勞耕耘收穫尚無幾四體或不勤將何

活老稚頻年旱且潦生理殊匪易去秋幸中熟我喜幾
不寐乃者驚蟄前甘澤屢滂沛靈聲應期發人謂豐稔
瑞爾宜乘此時汲汲操耒耜五穀隨其宜勿惜多種時
陂塘謹修築預作灌溉備先民嘗有言惟勤則不匱必
須竭人力乃可盡地利旋看翠浪翻忽作黃雲委家家
飽香粳在在拾滯穗雞豚享親賓酒醴供祭祀此時三
農家快樂誰與比功效在目前筋力非徒費父老記我
言歸語爾子弟及爾鄉黨間各各修禮義事親與敬長

必也孝且悌惠愛篤宗族歡好洽鄰里全此乃為人否
則犬豕類第一勿好飲好飲多招累顛冥觸罪罟大半
緣酣醉二則勿好博好博為身祟但觀盜竊徒多起擄
捕戲三則勿好鬪遜順人所貴忘身及其親每每因忿
恚何如忍須臾事過心如水四則勿好訟終凶聖所戒
小則糜貨財大則遭縲繫何如退跬步終身免顛躓我
昔初下車諄諄嘗揭示今復重丁寧爾民宜切記諭農
因諭俗予心真篤至不言而化行有愧古循吏

勸農文

嘉定己卯二月之望郡守真某以勸農至東郊召父老而告之曰嗟我農人既艱且勤衝寒曉耕觸熱晝耘我生田間習知稼穡身居黃堂心在阡陌十日不雨則憂旱乾五日之雨又虞水患朝夕惶惶眉顰弗舒一夫傷嗟如痛在膚幸天憫民歲以上熟有黍有禾有麥有菽有粢斯粒斗惟百錢民食既飽我顏乃歡時不可常天不可恃必殫人為以近厥施爾耒爾耜必舉以時爾陂

爾渠必勤以治惟根是培惟莠是拔毋惰毋偷毋滅毋
裂爰有二事為農之殃彊暴侵陵姦欺奪攘我既戢之
俾無爾苦爾其安居服爾田畝亦有四事為農之寇曰
飲曰博曰訟曰鬪我嘗諄諄戒爾勿為宜置坐右永為
爾規善不可違惡不可長天理昭然其應如響我愛泉
人人亦愛余今將去矣有懷畢攄父老來前勸汝盃酒
余禮雖微而情則厚歸語子弟毋忘余言來歲相望邈

乎山川

隆興勸農文

太守被命來守此土兩月于茲矣閭閻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訪問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視農獲與爾父老周旋于郊外敢竭誠意與父老言夫勸農故事也然知勸農而不知去其害農者則亦文具而已矣蓋不時之科敷害農也無故之追擾害農也夏秋租稅已納重催害農也近者約束十條亦既禁止丁寧之矣自今以往盜賊之殃汝吾為汝除之豪猾之侵汝吾為汝戢之

一害尚存太守斷不敢自安使爾農有愁歎之苦汝農亦宜盡力以務本謹身以節用與其怠惰而饑寒何如勤苦而溫飽與其奢侈而困窮何如儉約而豐足有子弟當教之以孝義有婦女當課之以蠶織兄弟宗族恩義至重不可以小利致爭鄉黨鄰里緩急相須不可以小忿興訟喜爭鬪者殺身之本樂詞訟者破家之基賭博乃偷盜之媒耽酒是喪身之漸凡此數事為害至深有一于此必致禍敗父老其以此意遍諭使更相勸勉

庶田畝闢百穀豐家給人足風俗近厚則爾農之利也
亦太守之願也

勸民文

嗟爾湘人為生甚勤土瘠而境俗窶且貧太守之來兢
兢朝夕惠利為心可質天日雨暘少愆終日弗怡是禱
是求猶已飢渴穀價稍騰當食顰蹙唯恐斯民弗飽饘
粥去臘之雪元日之晴豐年可占予心載欣爾於斯時
宜悉乃力于耒于耜于溝于洫良農雖苦可冀有秋情

農雖逸荒其田疇孰飽孰飢孰失孰得我勸爾民寧苦

毋逸

石勸勤力

福生於儉禍生於奢影響相隨毫釐弗差惟

樸惟素富足之具惟侈惟僭困窮之漸廣用多求心勞

且憂寡求省用其樂休休以約失之其亦鮮矣我勸爾

民寧儉毋侈

石勸儉約

父慈子孝和氣滿堂雍雍愉愉為家

之祥子悖其親父虐其子傷恩敗教皆由茲始有媪曰

陳百歲康強若兒若女鶴髮成行問其所致曰慈曰孝

夫豈偶然天道之報

陳民長沙縣明道鄉人今年百有二歲二男一女皆近八十緣其母

慈子孝所以
天錫之高壽

我勸爾民是則是儆

右勸
慈孝

貧富相資今古

同之富而無貧誰耕誰耘貧而無富誰依誰怙田連阡
陌禾滿囷倉宜念細民朝無夕糧厚積深藏乘時邀價
衆怨是叢天豈汝赦厚德長者幽明所扶一子克家萬
金弗如為富不仁鬼神所瞰累世之儲蕩於一旦我勸
爾民宜以為鑒右勸
卹貧天地之性最貴者人況為父子所
主者恩骨肉相殘世之大惡云何閭閻有子不育貧而
為之已謂至愚富亦效尤情尤可誅人之有生衣食素

定何必過憂乃絕其命子多而賢家道愈隆若其不肖

一子覆宗虎狼雖暴弗食厥子人為物靈胡忍為此戕

賊天性泯絕民彝咨汝邦人其戒于茲

右勸舉子

健訟求勝

鮮不招敗帶刀自防適以生害我嘗諄諄爾若不聞由

我德薄敢咎爾民歲終而儺所以逐厲未聞成羣爭耀

凶器凡曰有神正直而聰非道求福豈神所容巫覡興

妖本以自利爾顧惑之可謂不智禁汝醫藥以戕爾軀

誘汝祭賽以空爾廬甚至采牲以人為畜陷汝于刑隕

身覆族凡此數者菑害之基咨汝邦人其重戒之

右勸省訟

息爭勿信師巫誑惑

我示爾民休戚由已期汝聽從何惜詞費父

老來前勸汝一觴歸語千家以及其鄉守既愛民民盍
自愛返朴還淳遷善遠罪家給人足復見古風豈予實
能父老之功

再守泉州勸農文

太守前任三年而去已卯勸農文有曰來歲相望邈乎
山川蓋睽睽泉民而不忍去之十四年蒙恩復來又因

勸農得舉杯酒以飲父老喜當如何爾民之喜當亦如
太守之喜也太守此來精神氣力不及前時惟有真心
愛民不減前時今所望於父老者勸化鄉里後生子弟
各為善人各修本業而已孝經庶人章曰用天之道因
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此經乃至聖
文宣王所作大聖語言應不誤人春宜深耕夏宜數耘
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豆麥黍粟麻芋菜蔬各宜及時用
功布種陂塘溝港瀦蓄水利各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

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田種晚燥處宜麥溼處宜禾
田硬宜豆山畝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因地
之利既能如此又須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
自愛惜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鬪毆得休
且休莫生詞訟入孝出悌上和和睦此便是謹身財物
難得常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
華莫喜飲酒飲多失事莫喜賭博好賭壞人莫習魔教
莫信邪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凡人皆因妄費無節生

出事端既不妄費即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難便是
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此二
者即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父母雖亡
保守遺體勤修祭祀亦與孝養一同孝經此章凡二十
一字今鏤小本煩爾父老散與鄉民勸其朝朝誦念字
字奉行如此則在鄉為良民在家為孝子明不犯王法
幽不遭天刑比之游惰廢業自取飢寒放蕩不謹自招
危辱者相去遠矣爾民既喜太守之復來則當信從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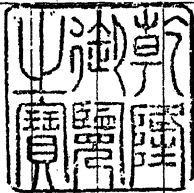
守之教令其敬聽之毋忽

辭

百丈山靈澤殿迎送詞

仙居兮岩堯絳闕兮丹霄霓為旌兮霞幌頰人世兮謹
囑念我民兮良苦遲真仙兮下顧旱太甚兮欲無年仙
不來兮其誰愬鶴駕兮蹁蹁飛龍兮翩翩紛千示
兮走百鬼風條條兮陰威靈填填兮雨後隨不崇
朝兮澤萬里仙澹焉兮何營為挽輜輶兮小駐曰

吾仙兮民之母百丈之山兮龍湫之淵仙宮于茲兮不
知其幾年仙母我厭兮欲我去民思報恩兮或輦而材
或畚而土飾新宮兮巖之隈儼侍衛兮繪雲霄淪棕魚
兮脯穉筍冀仙靈兮長褰裒別館兮何許有鼇峯兮有
白馬朝嬉遊兮百嚮夕容與兮天姥仙之樂兮未央顧
我民兮毋或忘錫吾年兮大有俗欣欣兮樂康



西山文集卷四十